

艾 芜

春天的雾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47.5
1467

3

BK73/12



艾 芜

春 天 的 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

B

252239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但小说并不写“四清”的全过程，只是以它为一个背景，着重写了六七个不同类型的男女青年的命运、遭遇、理想和爱情。从小说的描写和人物的欢乐和眼泪里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，作家并不同意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，也不同意当时“四清”的那一套作法。农村是需要整顿的，不整顿农村就不能很好地往前发展，但人民更关心的是如何提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。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有文化，向往科学，他们要求的不是那些生虚火的亩产万斤，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产量，改善他们的生活。

责任编辑：黄 伊 胡德培

春 天 的 雾

Chuntian Di Wu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7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9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75,100

书号 10019·3813

定价 2.7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1
一 南下	1
二 女大学生的苦恼	7
三 春节	12
第二章	19
一 大雾茫茫的原野	19
二 竹篱茅舍农人家	28
三 田里愉快的劳动	36
第三章	44
一 开大会追查谣言	44
二 对笔迹一场虚惊	57
第四章	65
一 江边的早晨	65
二 第二天早上	73
第五章	78
一 愉快的夏夜	78
二 乌云出现了	98
三 走访支部书记	102

第六章	114
一 听到了惊人的事件	114
二 友谊破灭了	126
第七章	137
一 郭秀兰遭到了飞灾横祸	137
二 科学工作者的烦恼	148
三 何金蕙翩翩起舞	167
第八章	175
一 徐光秀心地上的雾更加浓重了	175
二 歌声洋溢的晚上	191
第九章	203
一 对贪污案发生了怀疑	203
二 深夜的民兵检查	215
第十章	224
一 又有可怕的谣言落在郭秀兰头上	224
二 一个可疑的客人	234
第十一章	246
一 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	246
二 走在河边上	249
第十二章	255
一 江边的歌声	255
二 何金蕙下决心远走高飞	261
第十三章	274
一 郭秀兰投身月夜的江流	274
二 严永平救起了如花的生命	280

第十四章	290
一 徐光秀不喜欢农村了	290
二 屈青秀郭秀兰重新和好	295
三 想不到的晚间来客	304
第十五章	323
一 郑海民到山里去	323
二 走上了邪路	331
第十六章	354
一 窗子外也有人偷听	354
二 屈青秀遭到了黑打	364
第十七章	374
一 何金蕙失踪了	374
二 牛被人杀死了	378
第十八章	381
一 乌云散了	381
二 郭秀兰到医院去	387
第十九章	391
一 玉兰花开了	391
二 大地变成金黄世界	401
第二十章	410
一 姊妹相认在深山中	410
二 何金蕙跳楼自杀	423
三 抓到了张林浩	436
第二十一章	444
一 何金蕙愤不欲生	444

二 郭秀兰扮演护士	449
第二十二章	471
一 山里回来	471
二 群众的愤怒沸腾了	484
第二十三章	493
一 生产队长流泪诉根源	493
二 支书作自我批评	499
第二十四章	508
一 春江花月夜	508
二 屈青秀关心妹妹的婚事	512
第二十五章	534
一 两姊妹再到山里去	534
二 何金蕙为朋友痛哭流泪	546
三 屈青秀的苦恼	552
第二十六章	560
一 严永平遇到了新的矛盾	560
二 带着苦恼回去	575
三 魂兮归来	589
第二十七章	595
一 幸福来临了	595
二 一个失脚者的自白	606
三 重新开始投入工作的热潮中	612

第一章

一 南下

尽管火车的窗外，是枯黄的树林，冰冻的小河，一片冬天气象，但晴朗的阳光，碧蓝的天宇，无边无际的原野，使人心胸开朗，神清气爽。徐光秀，这个大学文学系的学生，更是兴奋异常，想做一首长诗，题目也拟定了，叫做《原野之歌》。她对窗外每一景色，都很有兴趣。常常把小本子和笔拿在手里，记下几个字。火车经过铁桥，看见河里没有水，便写“干了的河，一片白沙。”看见路上有乡下妇女骑驴走亲戚，便写“骑驴女人，穿新衣。”火车到了南方，群山象乡下孩子看热闹似的，挤到铁道的两旁，有时还叫火车受到屈辱，得乖乖儿地在洞里钻进钻出。有时一钻出来，开阔的田野，点缀着村庄人家，小桥流水。有时也沿着碧绿的江边奔驰，布满常绿树林的山岭，杂着红花似的枫叶，仿佛在向火车的旅客，作着亲切的微笑。每个人都忍不住大声赞赏。徐光秀则在小本子上，记下“山之歌”三个字，这又是她要做的另一首长诗。她有时也望望车厢里的人，看他们对祖国壮丽的山川原野，是在怎样的喜悦。车厢里的人全是南下工作

团的团员，有在大学读书的学生，有在研究所工作的人员。他们是由上级派到南方边远省份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首先检查社会主义在农村究竟是怎样的情形，有什么问题。干部工作做的好不好，人民满不满意。这个工作是很重大的，动员了成千成万的城市干部和学生研究人员参加，使社会主义更加充实、大大前进一步。人人都感到兴奋，觉得责任重大，为国家建立伟大的功勋，感到自豪。学生研究人员从狭小的教室研究室出来，进入广阔的天地，美景不断地出现，不消说个个人都兴奋而又愉快。

可是不久，徐光秀就发现一个年轻人，手里一直捧着一本厚厚的书，聚精会神地看，不说他不看窗外的风景，还对别人赞叹的欣喜声音也仿佛没有听见。这引起徐光秀的注意，心想一定是个小说迷，在看世界名著。她想看看，这个如此迷在书上的人，到底在看什么小说。一看并不是文学书，而是外文书籍，上面还有好多 $X + Y$ 这些公式，显然是物理数学那类科学书籍。这使她吃了一惊，读书就这样入迷么？吃饭的时候，才看见他放开书，头抬了起来，带着沉思的神情，仿佛还留在书里的世界，外在的万物，喧嚣的车轮声音，大家高声的笑语，对他一点也没有影响。徐光秀一下断定了：这是一个书呆子，可是他的相貌却叫人喜欢。明亮严肃的大眼睛，端正秀丽的鼻梁，紧闭的嘴巴，显得为人正派诚实，没有轻浮油滑的样子。整个脸色沉静，使人感到他潜藏有充沛的精力，含蓄着蓬勃的朝气，富有新鲜感，格外吸引人。

另外还有一点，令人感到与众不同。就是徐光秀这个漂亮的女大学生，引起好多眼睛直对她看，还有人想方设法接近她，同她谈话。有人还悄悄地说：“这肯定是哪个大学的校花。”又有人暗里说趣话：“火车上的皇后！”而那个一心扑在物理数学上的小青年，却对徐光秀正眼也不看一下，宛如她不存在似的。这也引起徐光秀的好奇心，想了解一下，什么东西使他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堡垒。当满山红色的枫叶，突然出现在车窗外边，惹起一车人都在啧啧叹赏的时候，徐光秀几乎要向埋头看书的人，提问一句：“同志，你对祖国锦绣的江山，为什么这样没有兴趣？”但终于忍住了。

住在省城招待所，听省里的管农业的一个处长介绍边地情况，徐光秀恰好同那个书呆子又坐在一道。她已打听出，他是一个研究所的学员，名叫严永平。她见他提包里，装着厚厚的外文科学书，在报告人未来之前，他就摸出来看。谁坐在他的旁边，几乎没有感觉到。报告开始了，她看见严永平这才放下书，摸出小本子来记。记得很认真，一字一句都不漏。徐光秀则不全记，只记重要的事情。有时她也忍不住笑一下。比如听见说：“目前我们这里的农业形势很好，越来越好。”她忍不住笑出声音，还批评一句：“八股！”就在徐光秀低声发议论的时候，这才惹得严永平向徐光秀望了一下。徐光秀忍不住说：“既然说农业形势很好，越来越好，还要我们来干什么？”并向严永平瞟了一眼。

严永平并没有讲话，只向徐光秀看了一下。散会之后，徐光秀走在他的旁边，坦率地问：“同志，你听这篇报告，觉

得马列主义多不多？”

严永平很诚恳地说：“很好，等于上了一课。”

徐光秀却不满意，认为回答的话，等于口头禅。学校里的同学，听了什么报告之后，开会发言讲心得，也就这么一句话，简直听腻了。她走开，不同他再讲了。但不久在招待所的背静地方，那里有树，还栽有花草，又发现严永平在看书。徐光秀忍不住朝他手上看看，又是外文的高等数学物理。徐光秀就忍着笑说：“我还以为在看马列的书呢？”

严永平脸一下子红了，勉强笑着说：“搞惯了，一下改不过来。”

徐光秀笑着说：“那么还有时间读马列主义的书吗？”

严永平微笑地说：“好在领导上只要我们看看马恩的选集。”

徐光秀没有笑了，冷冷地说：“看来他们连《资本论》也不主张读了。”

严永平连忙分辩：“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读。”

徐光秀又笑着说：“你们研究所是在搞尖端嘛，有人说，在钻牛角尖哩，这怕说的不妥当罢？”

严永平认真地说：“不妥当，说的不妥当。世界所以进步，是靠不断地解决尖端问题。比如有了半导体……。”

徐光秀打断他的话，低声有力地问：“那么，你们丢下了研究尖端的工作，心里有什么感觉？”严永平一直不动声色的讲话，这下脸子变了，但他立即低下头去，掩饰他的苦恼。

徐光秀不望他了，只是轻轻地叹息：“如果我们是研究社会科学的，那就好了！”

严永平敏感地觉得，徐光秀的话里饱含着同情的声调，便亲切地望下徐光秀，小声地问：“你也是学自然科学的？”

徐光秀微笑地说：“我是学文学的。”接着非难自己地说：“我担心完不成任务。”

严永平严肃地说：“一切依靠领导罢，党叫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！”

徐光秀笑了一下：“我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这样的话：党叫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，不算好的共产党员。我真不了解他的意思，请教一声，这该怎么解释呢？”

严永平笑了一笑，说：“可惜我们都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。”

徐光秀毅然地说：“那就从头学罢！”随又带着嘲弄的口气笑道：“那就首先把自己过去学的专业，放在脑背后。”

严永平同意地说：“我赞成你的意见。”

徐光秀笑起来了，讽刺地说：“我看你就不该带那些书。”

严永平一下子脸子通红了，低着头，现出十分痛苦的神情，慢慢说出几句话：“我们在研究方面，同世界上别的国家比较，落后得多么远，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了可多么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徐光秀表示同情地说：“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同志，你能一面继续研究，一面搞运动吗？”

严永平忧郁地说：“那我想试一试，可是真难啊！离开了

实验室。”

徐光秀略带感叹地说：“我们也为难啊，这学期开的美学史，又听不成了。”随又安慰自己地说：“好在有讲义，以后还可以找来看。这比研究物理好一点。你们的试验，怕中断不得罢！”

严永平激动地说：“你说得对，同志。”他觉得还没有人这样了解他的为难处境。

以后，在地区招待所、县区招待所，只要两人一见面，他就亲切地同徐光秀打招呼。他在学校读书，在研究所工作，都和女同学女同事常常见面，却都引不起他的注意。而这个脸子白净、秀丽，戴着轻微近视的金丝眼镜，有着温柔而又严肃的表情，使他生出好感，一道讲话，颇为愉快。徐光秀喜欢谈她看过的书，从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谈到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。这些都是严永平没有读过，而且连书名也不晓得。有时徐光秀也爱提出一些问题：“严永平同志，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

严永平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，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研究，简直回答不出来。徐光秀逐渐发现严永平同她谈学问的事情，不是一个对手。严永平的专业高深的物理数学，自己则是一窍不通，更是谈不起来。只是严永平有一点好处，对什么书都有看的兴趣。比如徐光秀讲到斯宾诺沙的《神学政治论》以及海克尔的《宇宙之谜》，他就赶快记在小本子上，准备回北京时，尽量找来看。这种认真好学的精神，很使徐光秀喜欢。他们工作团分在

万安公社工作，严永平担任新桥大队的工作组组长，领导十四个生产队的工作，徐光秀则在一个生产队负责。这使徐光秀喜欢，但又很生气。喜欢，是她能够同严永平经常见面。生气，则是工作分配的不对，严永平怎能作组长呢？哪一点比她高明？如果分配的公平一点，严永平应同自己一样，搞一个生产队的工作。严永平以组长身分召集十四个生产队的工作组成员开会，传达工作团团长的指示，徐光秀心里就很不满，觉得谁又不会传达呢，这有什么了不起。两人一道谈第四生产队的工作问题，徐光秀表示反对的意见，使得严永平无法对付，只有引工作团老团长的话来压她。比如下到生产队，徐光秀主张立即开大会，让农民、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，使干部措手不及，无法搞攻守同盟。严永平则主张从调查入手，把农民社员组织起来，成立农会，让农民社员当家作主，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工作组站在支持的地位。徐光秀则说，这就打草惊蛇了。应该乘其不备，不使干部有耍花招的机会。冷冷清清搞调查，不象什么运动，运动本身需要轰轰烈烈，声势吓人。严永平不能说服她的时候，便抬出老团长来，说这是老团长布置的，这才使得徐光秀没有话说。徐光秀对工作组的老团长是佩服的。她听过他的几次讲话，非常实际，总使她点头悦服。

二 女大学生的苦恼

在调查期间，首先是找贫下中农中没有问题的，作为工

作的力量，然后建立起贫下中农协会，同时，也在暗中从社员那里了解生产队的仓库、财产、工分是怎样的情形，干部社员有什么样的思想。徐光秀还看了省城报纸和地区报纸，登载新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报导，都是讲这个队工作做得好，年年都在增产，首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。队长尹达先，在农忙时候，总是带头下田劳动，形成劳动的热潮。半夜带起人到县城运肥，来回几十里，一点也不叫苦，又使青年安心工作，没有一个人离开农村。还讲队长尹达先出身很好，祖父、父亲都是讨过口的，他本人觉悟也高，很快就入了党。这一系列的报导，大都是农村通讯员郑海民写的。有的报导，还在通讯员郑海民后面，加上本报记者某某。徐光秀也去找过郑海民，看到他家买了不少文学书，大都是翻译外国的作品。这使她惊异，对郑海民的好学油然而敬，还见他人很灵活，对答如流。如果郑海民不是大队的会计，她就想找他筹备农会了。访问人家的时候，多半是在晚上：一问起队长，没有一家不说，幸亏队长领导得好，大家粮食够吃，工分也高，一个劳动日可得九角左右，比别的队都强一点，这使徐光秀满意，但又有些苦恼。她觉得她到农村工作是要为国家建功立业，不能无所作为。她认为严永平把她分在这样的队上工作，看来象是照顾她，实际上是看不起她。一想到这里，她非常的恼怒，要严永平给她换一个地方，让她去做点事情。但严永平经常不在他的住所，有时半夜还没见影子，他常到各个生产队去了解情况，还要到工作团去汇报，提出问题，要求解决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开

始还把他带来的外文高等数学、高等物理，放在桌上，夜深回来看看，后来索性放在衣箱里，不再拿出来了。徐光秀一直找不着他，就给他留个条子：

“严永平组长同志：请你给我换个生产队，我希望到问题越多的地方越好。我在这里一天也呆不下了！”

严永平第二天一早便来找她。那时一些女同志都住在新桥大队的办公室。严永平和一些男同志，则住在不远的油碾上。徐光秀没有让严永平开口，就立即说道：“你介绍一下，哪个队问题最多，就换我去！”

严永平诚恳地说：“大家还在调查啊，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”

徐光秀坚持地说：“还是换一换地方好，我可以重新调查。”

严永平一时没有说话，现出为难的神情。徐光秀倒反而生气了，大声地说：“这明明是在欺负人，硬要让我做不出一点事情！”

严永平无可奈何，只有引用老团长的话来说服她。他说：“不只你一个人有这样的苦恼，我给老团长汇报过。老团长说，我们还没有做到知心朋友那样，社员还不肯说出真心话，要大家再做细致的工作。老团长还想出了办法，公社街上到处挂上信箱，要大家投匿名信。老团长劝大家再等一等。”

徐光秀虽然说了这么一句：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了。”但还是忍耐下来。

严永平看见徐光秀那么感到为难，又很性急，便说：“你同队上的屈青秀谈过没有？”

徐光秀淡淡地说：“有这个人，听说她在外面的时候多，不会了解好多情况，我还没有找她谈过。”

严永平有兴趣地说：“她来找过我，看来有话要说，我就因为忙，要开会，没有同她谈好久。你可以去找她。”

徐光秀听见这么说，很不高兴，心里想：“这个女人才会高攀。明明我在这个队上工作，她可眼睛大，不来找我。”于是她敷衍地说：“好吧，我要找她的。”

严永平又兴奋地说：“你那个队上，我发现一个年轻人，叫郑海民，很好学，家里买了不少世界名著。我也看了他在报上写的通讯，相当流利。”

徐光秀也是喜欢这个青年的，但因为看出严永平那样赞美又不高兴了，只是说：“还有一个女青年郭秀兰，还在自修英文哩。可惜他们是大队干部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还有一个女青年？我还不知道。”严永平说了之后又笑了一笑说：“我们不能全把干部看成坏人啊！”说得很轻，免得又引起徐光秀的争论，但他心里却想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好学的女青年。

徐光秀有点恼怒地说：“那叫我来干什么呢？”

严永平只好引老团长的话来开导她：“我们的老团长说得好，干部好坏都看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就放心；坏的，我们就叫他们改。我们下来不是整人的。”

徐光秀知道了老团长这么说，也就不再争论了，但却叹